

剪纸  
春入鸟能言  
梁雪

## 春的记忆

□ 文/刘莹雪

冬去春来,差了一整个童年。

春寒料峭,我坐在南行的高铁上,看着窗外变换的春色,努力想拼凑一个完整的童年记忆。我知道,此行是和奶奶说再见的,也是和前巷村说再见的。

所谓努力想,其实是真的记不得,只记得上一次遥远离别还是一个冬天,到了巷口,看见前来奔丧的街坊邻里冲着我热情地喊:“小雪!”我都只能报以微笑并尴尬地说:“哦哦,有印象的,眼熟啊。”好像是吧,二十几年前可能我去过您家吃过菱角,可能跟您家的大哥哥疯跑过。

四、五岁那年,父母在项目上工作,对我“无暇顾及”,就把我寄养在农村的奶奶家,最美不过江南春。印象里,放学后我们几个小朋友会走过一大片油菜花田,金灿灿的花田如地毯般铺在地上,绵延没有边际,我们闹着笑着回家,常常都会忘记时间。多雨的江南,整个春天几乎都氤氲在蒙蒙细雨里。回忆里,一个梳着小辫,举着小花伞的小女孩,穿过雨水打落青石板的窄巷,滴答作响的声音如在耳畔。

小小的我极其爱吃,尤其吃不够春天里的各种蔬菜。一入了春,大地变魔法似的变出无数美味:炒草头,拌马兰,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菜,大都叶多鲜嫩,口味俱佳。尤其喜欢奶奶做的阳春面,细细的面丝搭配着小葱浸泡在透明油亮的三鲜汤里,吃起来颇有嚼劲,唇齿留香。

在奶奶家的日子无忧无虑。吃完中饭,奶奶就拉着我到对街的邻居家敲门,看见谁家新买的玩具就呼朋唤友地玩起来;有时和邻居家的哥哥们一起去房后的小河里游泳摸蚌,打开一个蚌竟满是珍珠;到了夏天,我们用新出的小人书换隔壁小伙伴抓来的一大罐萤火虫,入夜了就关掉房间里所有灯,几个人静静地看着荧绿色的光微弱地闪烁。

听妈妈说,跟奶奶住了半年后,回来整个人就只会说常州话,也只愿意跟奶奶和姑姑睡在一张床上,愁坏了那时年轻的爸妈,到了上学的年纪,爸妈来前巷村接我。那个冬天阴冷潮湿,我在村口拉着奶奶的手,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时间的力量很大,既可以积累记忆,也会消除记忆。后来,漫长的北方生活彻底改变了我,若干年后再回江南家,我竟一句家乡话也说不出来,甚至连听也听不懂了。从此,我和奶奶便没有再“成功”对话交流过,只能模糊地辨别出“吃饭”“睡觉”“来玩”。

金黄的油菜花再一次铺满田间。今年春天,奶奶走了,老屋空了,我和这里最重要的血脉被切断了。

离开的那天,连续两天的阴雨消弭,取而代之的是蓝天白云一片晴好。微风拂过,路边的白玉兰粉玉兰零落的花瓣把土地点缀,油菜花像是泼墨的油彩散落在小路上。都说“陌上开花缓缓归”,归途慢一点,把风景留在眼底,让过去长存于心。然后,在草长莺飞却料峭春寒的三月,和奶奶道别,和故乡道别。

北行高铁轰鸣,离江南愈发地远了。

春暖花开  
胡文奇 摄

□ 文/王炳均 安涛

## 『西班牙』女孩

摄氏 27 度,雨后略有微风,赤几项目部院内的大狗奥利弗叼着一个矿泉水瓶在院内“巡视”,慢慢地走到一个陌生女孩身旁。“那女孩是谁呀?”厨师老卜略带兴奋地问正在吃饭的技术员刘勇,刘勇抬眼一看,发箍,麻花辫,素净的裙子,甚是可爱。“这是刚毕业的西班牙语翻译余苗,赤几条条件这么艰苦,而且就她一个“女苗”,不知能不能适应。”刘勇略带些担忧。

第二天一清早,余苗换了一身紧凑清爽的职业装,和大家一一介绍后,她便主动要求工作任务了。可工作远没有余苗想得那么简单,她随项目部安全员去现场给当地雇员做安全教育,也许因为真正职场的第一次翻译让她有些紧张,也许是第一次当着这么多



雨后工地 邱逸芬 摄

## 充满期待的



绿林 侯健 摄

## 下一个春天

□ 文/刘 健

第一次见到你,你可爱的马尾左右摇晃是地摆进我的心里。我曾在操场昏暗的路灯下许过你今生,三年很短,殊不知你当了春城的建路者,我做了北国的筑港人。

我答应你,我们结婚要选在春天,因为春天是充满朝气的。你说春天象征着开始,是我们新生活的开始。

春节之后的火车站也是非常拥堵的,我总担心你弱小的身躯会挤不进人群。接过你手中笨重的手提箱,我忘了该问些什么,你也忘了,只是你眸中泪角,打翻了我胸中的五味瓶。

重庆的初春和往常一样冷,老家没变,只是多了个你,就好像多了一个世界。我们各自内心,都向往着那个圣洁的红本,你没有提,我还来不及提,筑港人的集结号却在这个时候吹响。我和你约定,等到下一个春天!

贵州的雨总是缠缠绵绵,调皮地挽留着一群筑港人。可是使命完成,终究是要回到那个筑港梦开始的地方。从此我们的讯号就在 2 千多公里之间传递。

北国的风,很是不解风情,我想让它给你捎句话,它总是给带去了海边,扔进了海里,提醒我,海边的工程还在大干,而我是一个筑港人。

我加倍地完成工作,如获至宝地得到了五天假期,你早就收好了衣物,化上了妆容。电话里我已经能感受到你期待已久,你也能感受到我的思念成疾。

我拉着你的手走进了那个曾经我们憧憬过无数次的神圣殿堂,你我共同捧着那个被无数对恋人紧握过的话筒,念完了那段漫长而又短暂的结婚誓词!一张合影,两个红本,相许一生。

我答应过要带你去旅行,给你一个浪漫的婚礼,你会是全世界最美丽的新娘。五天却是极其短暂的,筑港人的集结号从来不会迟到。新婚燕尔,一个春城,一个北国。

我在海边接到你的电话,机械的轰鸣声以筑港人独特的方向向你问好,我安静地听你讲述你的趣事,然后想象你的生活,我羡慕你身边出现的每一个人,甚至是陌生人,因为他们,就这样轻易地见到了你,我朝思暮想的你。

你告诉我,昆明的花田很美,在那里拍婚纱照最好不过,我仿佛已经看到你在花丛中那一低头的温柔。我和你约定,等到下一个春天!但我偷偷买好了车票,毕竟昆明一直都是春天。

外国人面翻译,脸羞得通红。

“战胜畏惧的方法就是走向它。”余苗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胜任岗位。买机票、交网费、接机、送机、办签证,忙碌中不断历练,为了表现出“气场”,她总是鼓励自己昂首挺胸,自信有力地說出每一个字。慢慢地,这个开始有些畏畏缩缩的小女孩变了样,言行举止透露出一名职业女性的气质。

一天,司机老宇外出拉水被市政人员拦住,指着车牌上的泥浆便把他的证件收了去,“有苦说不出”的老宇赶紧给余苗打电话。她来后,用招牌的微笑加上耐心自信的解释,本来略带刁难的市政人员最终放下了“姿态”,把证件还了回来。老宇心中欢喜:“余苗呀,这种情况起码会罚款的,你咋说的就放行了呢?”余苗露出得意的笑容:“我说你是一个勤劳负责任的好人,车牌上的泥浆是刚走过雨后泥土路沾上的,下不为例。而且他也不好意思为难我一个女孩子。”老宇用天津人独特的幽默说道:“你这有‘外交官’潜质呀!”两人笑作一团。

2017 年初,海外多年的老翻译张伟要回国了,他在机场对前来送行的余苗说:“你现在一个人能胜任各项翻译工作了,走之前我要送你一个礼物。”余苗十分惊喜:“什么礼物?”“技术员刘勇私下打赌说你坚持不了半年,现在他输了,本是我吩咐做一件事,现在‘转让’给你了!”余苗俏皮地说:“项目部开西班牙语课堂时,就让他每次给我擦黑板吧。”



□ 文/王朋朋

冯成亲从来没有像今年一样对这个春天充满期待。

在他不太丰富的人生经历中,也从未留意过这个季节。这会儿,他正站在父亲的渔船上愣愣地出神。古铜色的脸上有一双黑亮的眼睛,正端望着这片海的西北。

顺着冯成亲的目光,正是这片海的出口,这个由三条防波堤,一个护岸组成的渔港码头项目,在高空望去,像极了一双托举起来的手。码头处在海南省西南部海湾内附近的莺歌咀,面临水产资源丰富的北部湾渔场,渔船在这里出发,最快两个小时就能到达。每年 8、9 月份渔汛期间,北部湾渔场渔船云集,来自广东、广西、越南和本省沿海的渔船浩浩荡荡、破浪前行,颇有些千帆竞发、百舸争流之势。

冯成亲和他父亲都是捕鱼大军中的成员,他们家族,甚至整个莺歌海小镇都是世代以捕鱼为生,但是到了冯成亲这一代,很少再有后生捕鱼了。“海上经常刮大风,打渔工作辛苦还危险,很多人家都不让孩子干这个了,像我这样 20 多岁的,都出去打工喽!”想到儿时的玩伴一个个背起行囊,远赴他乡,冯成亲的脸上掩饰不住的落寞。

莺歌咀的小渔港确实留不住人,由于渔业防灾设施落后,每遇台风侵袭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,本港渔船要到外地港避风。细数莺歌咀的历史,大小台风无数,当地的渔民根本记不住是哪阵风了,他们只知道,台风过后,有人死了,有船沉了,渔船网具被毁了,各类损失动不动就成百万、上千万元。

“8、9 月份是渔汛期,海里的鱼

蝶舞  
严旅勇 摄

## 申请到非洲去

——来自英格兰的一封信

吾妻吾儿:

近来家中可好?父母身体安否?

写这封信的时候,我正在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图书馆研读学术专著。窗外绿草茵茵,时时可见奔跑嬉戏的孩子与亲密无间的情侣。然而自己却不敢有丝毫懈怠。

2016 年经院单位推荐、一航局选派来英国留学,机会弥足珍贵,自己也倍加珍惜。八个月的学习生活,这边环境已经适应,妻儿勿念。这段时间,我一方面学习土力学方面的基础与前沿理论,为以后科学研究夯实基础;另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,方便与同行交流,也为以后参加海外项目做好准备。

马上就到撰写硕士论文的时间,我准备结合自己提出的“扁带侧胀联合真空预压的地基处理方法”专利进行研究。该专利虽然已经取得重大成果,但有些地方还需进一步细化研究,如更深层次的小孔扩张引起的固结分析,以及真空预压荷载的排水固结作用分析,都值得继续钻研。对于侧胀引起的土体固结分析,美国威斯康辛·麦迪逊大学的 E·B 博士于 2006 年在其博士论文中已进行了部分研究,可以借鉴。

唉,还是老毛病,说起话来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一堆又一堆的专业术语,吾妻就见怪不怪吧。伦敦是个很国际化的大都市,在这里能够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,和他们共同探讨学术问题,真是一件愉

冯成亲古铜色  
的脸上有一双  
黑亮的眼睛  
正端望着这片海的西北

一片片的,一网子下去,什么龙虾呀、带鱼呀、石斑鱼呀、墨鱼呀什么都有,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能捕 100 多斤鱼,可是那个时候,台风也很多,我们平时不敢去太远的地方,如果预报有台风来,我们还要去别的地方避风,就不能出海了。”在这个饱受台风侵扰的小镇里,就算是经验最丰富的老渔民,也从未冒过这个险。

“但是现在不一样了,你们来了!”冯成亲指着防波堤很兴奋:“给我们建了一个这样的码头!”这些天,冯成亲每天都会来工地,他听工地的人说,过了这个春天,这个工程就要建好了,防波堤能抵抗百年一遇的风浪呢。他的心里多了些期盼:“我们的船有了家,风浪再大也不怕了。”

这个春天,莺歌咀变热闹了。但冯成亲知道:在明年春天到来的时候,莺歌咀会变得更加热闹!

春语  
韩丽 摄

悦的事,仿佛瞬间打开了一扇新窗户,看到了一个新世界。

在提高英语听力过程中,一个 TED 英文演讲让我印象深刻。演讲题目是“非洲如何崛起?”主讲人是尼日利亚财政部长,一名非常干练的女性,同时也是很著名的经济学家。在演讲中,她阐述了非洲发展前景与面临的挑战,其中重要的一条是:非洲基础设施落后,迫切需要投资。她也提到,虽然中国等一些国家在非洲投资不少,但对整个非洲来说还远远不够。在演讲的最后,她说:“对非洲的投资不是短期的行为,而是长期的。如果现在不投资非洲,那么将会错过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机会。”

这个演讲让我想起了中国正在积极倡导的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。结合世界大势,国家提出此宏伟战略,可谓“正逢其时”,必将造福于非洲人民与中国人民。再联系个人发展,我觉得非洲广阔天地,大有可为。

说到这里,想必你也猜到了,帝国理工学习结束后,我想申请到非洲去,做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排头兵。

你应该记得,每当读起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长沙》,我就心潮澎湃。“鹰击长空,鱼翔浅底,万类霜天竞自由”“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粪土当年万户侯”是何等的豪情壮志。而现在我处于而立之年,个人精力也是人生的最好阶段,加上硕士毕业后五年的现场经验,以及帝国理工这一年的宝贵学习,能力迅速提升,知识储备进一步完善,视野更为开阔。因此是时候“到中流去,浪遏飞舟”。

五六年婚姻生活,少有别家夫妻的长相厮守,相伴我们更多的是聚少离多。如今决定到非洲去,又让我们天隔一方,半年不得一见。最为愧疚的是,我去了非洲,照看小孩、赡养父母、料理家务,家里的重担将全部压在你弱小的肩膀上。每念此间种种,未尝不愧疚万分。然忠孝不得两全,鱼与熊掌不可兼得,也只有刻苦钻研、努力工作,方对得起你泰山般的信任。

三月的伦敦温暖如春,渤海之滨的天津却是春寒料峭。多添衣,多吃热饭,切记,切记。

夫:陈富  
二零一七年三月